

主编 / 季羨林

唐
弢
·
吉林摄影出版社

黎明之前



《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》

黎明之前

唐弢 著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/季羨林, 谷向阳主编.
长春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03.3

ISBN 7-80606-247-5

I. 20… II. ①季…②谷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 IV. 1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28483 号

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

黎明之前 唐弢 著

责任编辑: 王保华

封面设计: 龙震海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

32 开 486.75 印张

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

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印数: 1-30000 套

ISBN 7-80606-247-5/J·20

全套 100 册

定价: 998.00 元

编 委 会

主 编：季羨林

执行主编：谷向阳 朱晓东

编 委：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江 力 闫成忠

李玉洁 何慧芹

李 颖 吴 波

何 开 黄际斌

总 策 划：王保华

作者小传

【唐弢】（1913—1992），浙江镇海人。杂文家、文学史家、鲁迅研究家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著有杂文随笔集《推背集》、《海天集》、《短长书》、《晦庵书讯》、《唐弢杂文选》等杂文集。

目 录

作者小传	(1)
黎明之前	(1)
寻梦人	(3)
晦庵书话(七则)	(12)
记游桃花坪	(29)
重庆——曾家岩	(44)
“牛棚”小品	(51)
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	(65)
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	(72)
北京	(106)
访美散记	(111)

目

录

黎明之前

在昏夜里我看见一个牢笼，铁的围墙，石的，栏栅。虽然它并没有关住什么，但也毕竟关住了一件东西：空虚。

空虚磨尽了一切。

黎明之前，在熟睡着的群众中间，突然出现了希望。愤火烧热了它，像一只雄鸡似的，在石墩上磨了下尖喙，竖起颌毛，开始和空虚搏斗起来；血花四溅，白色的羽毛纷纷地落下来，落下来。

它战胜了空虚。

希望定了定神，真的，它战胜了空虚，然而，它发现自己是在牢笼里，铁的围墙，石的栏栅。

胜利，伴着希望，在牢笼里。

在昏夜里我看见一个牢笼，铁的围墙，石的栏栅。虽然它并没有关住什么，但也毕竟关住了一件东西：黑暗。

黑暗吞没了一切。

黎明之前，在熟睡着的群众中间，突然出现了光明。

愤火烧红了它，像一条斗鱼似的，在急流里挺了下身子，摇动尾巴，开始和黑暗搏斗起来，血花四溅，银色的细鳞纷纷地落下来，落下来。

它战胜了黑暗。

光明定了定神，真的，它战胜了黑暗，然而，它发现自己是在牢笼里，铁的围墙，石的栏栅。

胜利，伴着光明。在牢笼里。

然而，胜利终于是胜利。这世界上将不再有黑暗，空虚。

希望的羽毛，光明的细鳞，它们被摒在牢笼的外面——辽阔的祖国的疆域上。在沃土里播种，在风雨里发芽，在血水里长大，开出了美丽的花朵：自由。

胜利终于是胜利。

虽然现在还免不了是刀光，血影，但在刀光和血影里，人们望见了黎明。

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。

(原载《鲁迅风》1939年3月15日第九期)

寻 梦 人

我是在祈求人生的真，我是在祈求存在的意义，我是在祈求围绕于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。

——安特列夫

“你不说要告诉我一个寻梦人的故事吗？”

“人常常改变他的主意，也许我这样说过，现在可一点也不觉得有这意思。我们自己不就在寻梦吗？对着别人的故事正如面临着已逝的岁月，倘还有一分钟可供思索的时间，你说我们能打个哈哈了事？”

“你为自己悲哀？”

“我所嚙住的只是一点严肃的感觉，固无论为了别人或者自己。即使逝去的日子并不怎样美丽，然而在贫弱的一生中也曾有过一次稍见丰腴的青春，现在已被掩埋于时间之下，对着这平凡的悲剧我能缴付的不是眼泪，而是一份深厚的敬意。”

“因此你遂自投于沉默了。”

“为什么因此呢，你以为感情是这样单纯的吗？更多的时候是——我并不因此。沉默是由于缅怀往昔，也常

常为了追踪未来。我爱作海市蜃楼的憧憬，在幻想的空中搭上台阁，一堆又一堆地拼成，一块又一块地砌高，看它似真实之存在却又比存在更其美好。人说是梦，然而如富人之拥有巨资，我将为我的多梦而骄傲。”

“可是你又说还在寻求。”

“是的，我还在寻求。砌搭了壮丽的台阁而又亲自摔碎了它，我向往于更深的世界。”

“寻么你的骄傲？”

“你说人应该满足于自己的骄傲吗？”

“在人情里我找不到满足。”

“这就是了。梦是深思人的财产，你不能以时间来衡量它的久暂。能舍者能获，惟其蹇厄于现世乃克腾达于梦乡。我的见闻里就有一个这样的人物：在现实世界里人们说他是败家之子，一入了幻想的国度他就成为南面的君王。”

“这故事里有你的影子？”

“只怕你拾得时我已完全褪去了。”

“可是此刻却该是开始的时候……”

“对于故事你还未曾忘情哩。——去今三百年或者五百年前，华胥国里有所破旧的住宅，四围的墙壁已经剥蚀，朱漆的大门黯了颜色。人们很难说出它的存在的年代，以及那填户盈庭的曾有的豪华，因为他们都还过于年轻。不知从哪一代起主人游宦他乡，似乎忘记了这小城的老屋，长廊深院，只留守着几个世代更替的仆役。直到二十年前来了一个青年、二十年光阴如烟云过眼，

其时他已经三十或者四十开外，独居的生涯使他和外间隔绝，也不知究竟是不是这古宅的主人，我可以告诉你的只有一点：他确是这故事里的主人而已。”

“一点儿传说都没有吗，这峨奇的府第？”

“人是一种固执的生物，闲暇时专爱打听别人隐私，对自身的一切却又讳莫如深。年轻人也曾探询过这古宅的历史，住在里面的人一个个守口如瓶——把祖先的秘密当做自身的私产，让他们伴着深院的寂寞，永远锁在厚沉沉的大门里，年代冲洗着殷勤的探问，淹没老年人的记忆，现在，跑过那里，你能看到的只是那鬼伟然而落寞的建筑，那墙角依稀可认的画图，那门前残阙了头额的石狮，那宅后裂开了干于的古柏，以及住在败垣断壁坠瓦碎砖中的过了中年的主人。”

“就没有一个强近的亲戚？”

“正像所有的孤独者一样，他幼时死去父母，现在只剩下茕茕一身。相与厮守的是个衰老的苍头，自然的法则使老人失去听觉，更可惜的是又落尽一口牙齿，虽然成天钟摆似的唠叨，好像有什么秘密要告诉别人，人们却很难辨出一句清晰的话来，他已经远过了能够清楚地说话的年龄了。除去日备三餐，主人也别无使唤。石阶前乱草没膝，草苗向床底丛生，四壁贴满了白色的蠕子钱，蝎蠕伏在阴暗的潮湿的一角。你别看轻这小小的四脚动物，听说它专吃人们影子，失去了影子的人往往掉魂落魄。命运使我们这故事里的主人落人于不幸的例子。”

“他的精神并不健康？”

“你不应怀疑于此，这显然不是我所要说的意思。浅潭里的鱼儿吐着泡沫，狭笼里的小鸟也会鼓扑麻痹的两翅，对着这阴沉的发霉的环境又岂能毫无反应！老人的唠叨透露了一颗不安的心，也许成天自言自语地背着的正是一部《离骚》，一部豪华门庭的兴亡史，而现在乃湮没于含糊的唇舌之下，你已无法一掬同情之泪了。不过我们这故事里的主人却采取着不同的形式，他也为苦心开辟了一个窗子，那不是唠叨，却是深不见底的沉默。”

“于是遂开始寻梦了？”

“几年来，他无分昼夜的躺在床上，不闻饮泣也不见嬉笑，对着寂寞的生涯没漏下半句解释的话；他和他的房客同样地有一副善于思索的头脑，一个美丽而不宁的梦。——你曾读过都德的《磨坊文札》吗？我们这故事里的主人也有一位房客，那个住在尘封的楼房里呆呆地耽了二十年的哲学家。”

“是那只猫头鹰？”

“不错，一只猫头鹰，灰发蓬蓬的先知。从腐蚀成洞的楼板望过去——你知道楼上并不住人——它是栖止在第三根屋梁上，面对着主人的大床。他们以默视代替了问答，彼此相守，深陷的眼睛紧闭着岁月的洪流。也许是在寻思，是在探求一个不变的真理，或者有什么沉重的往事压坏了褊激的心田。你的眉梢在耸动了。你以为是我错用了这两个字吗？褊激。不错，褊激仿佛是沉静

的对词，然而却不必就是相反的性格。你不看见隐藏在这原野下面的一片大地吗？它是那么平静、朴厚、结实，默默地运转着运转着，然而包涵在这地面底下，紧裹住地心的却是一团融融的火，一种亘古不变的热力。你是个拙劣的画家，在选择对象时你把苍鹰蛋当作静物画了，不知躲在麦皮里面的却是一个活跃的生命，能翱翔也能搏斗，虽然现在还是潜伏，有一天它会啄破硬壳，扑一扑羽翼直冲破黑暗的云霄。”

“我爱你美丽的预言，——然而这岂不太早吗？”

“预言？世上没有太早的预言。使我惘然的乃是现在还无法断说蛋中的生命能否长成，这是一个冷酷的时代，缺少的正是温情的孵育。让我们祝福这故事里的主人吧。他从无数只眼睛里接受嘲笑，却向一个寂寞的心底投掷。人生是辽远的路，命运是沉重的担子，而他，刚跨开步子却已不胜负累了。二十年前他是一个青年，失去了父母却还没有失去一份富裕的家产，一颗年轻的活泼的心。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他踏入了小城，跨进了古宅，随他同来的门下客盈千累百，大宴小会，走马击剑，睹如火青春，谁不羨公子豪兴。然而也就在二十年前——时间对于他似乎容易衰老却不容易逝去，不久就尝到曲终人杳的滋味。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里他散尽家财，在一种必然的情势下他解除婚约，人们说他过的豪华生活还不满五年，有人说是三年，更有人引喻例证，说是从莅临到没落不过整整一年。”

“一年？”

“你以为一年的时间太短吗？人们从短短的一年里汲取回忆，往往成为此后二十年或者三十年生涯中熬不尽的苦恼和磨折。他不满这个世界，有多少好梦在冥冥中等候着他。于是和沉默结婚，与猫头鹰为友，他拥有多余的空闲和不成熟的自由。任白日沉沉，就像往昔浪费金钱似的浪费着他的光阴。如果青春真是孟代童话里说的仙女赐予的雏菊，那他也正像少年浪特莱一样，为了追逐人生的趣味，却在宰性的欢乐和梦想中把那些花瓣浪掷了。你不同意这种率性吗？许多人从仙女的手中接下雏菊盛在银匣里珍藏起来，却去努力于旁的为名利的事业，等到他们思及享用而打开银匣时，里面静静地躺着一茎久已枯萎的花枝。”

“那么你同情于毫不经心地将青春耗去的人们？”

“我为完全不曾有过青春的回忆者叹息。”

“然而什么又是梦中的收获呢？”

“没有收获才是最大的收获。虔诚于宗教的人在临死的瞬间望见了天堂，他的喜悦正不亚于科学家的发现物质，所不同者只是留在世上的足迹而已，你能说这不是收获吗？”

“你承认他们中间的不同。”

“因为我并不崇拜玄学。为了同样的原因我们这故事里的主人还在探寻，凭着冷静的头脑向生活深处摸索。二十年了，二十年光阴里他徜徉于梦境，人们说他动极思静，他是仿佛饮了白堕春醪，深深地为自己的幻想醉倒了。你说这是一种自我恋吗？你猜得不对。应该注意

的是在他心理活动中对自身的搏斗和鞭捶。他是这样深沉又是这样激动，摆在眼前的是一个世界，藏在心底的又别是一个世界，几千年繁文缛节人情世故幻成重重的黑影覆压着他。人是历史的牺羊，是生存的奴隶，谁不或多或少地因袭着传统的缺点？然而他企求摆脱，向社会同时也向自己作着苦苦的挣扎，他撷取梦幻直奔向灵魂深处，在这里他看见了自己的国度——那亲手揉成的天地，便不夸人间仙境，也应比世外桃源，一切是理想的化身，现在他戴上了皇冠。”

“他将终老于是乡了？”

“在未老之前他经历了死。”

“死？”

“是的。你吃惊得几乎跳起来了，朋友，你无须去疑心自己的听觉。‘夫祸之与福兮，何异纠缠。’那个远谪长沙的贾谊不就这样说过吗？有生必有死，生既不知其自来，死又何妨听其自往。于是我们这故事里的主人脱去他思想上的玄裳。”

“我不明白这意思。”

“你没听说过猫头鹰的叫声吗？相传它是不祥之物，能预知人之将死，在黑夜里飞鸣于屋顶，‘庚子日斜兮，鹏集予舍，止于坐隅兮，貌甚闲暇。’传说给诗人带来谪居的伤悼，于是他深深地叹息了。然而在我们故事里这位先知却是主人的房客，平居时深思默蹙，冷静的习惯促成宾主的投合，二十年如一日，但得心心相通，又逞论带来的是灾殃抑是幸福，他们继续着不定期的租约。

直到初夏的一个静静的日午——正是老苍头无疾而终后的第三天，梁上的先知忽失所在，一线强烈的阳光从屋顶直泻而下，一种生疏的感觉使主人大为惊讶，向上睨他便见碧澄澄的一片，那多年来为灰黑的羽翼所遮掩的青天。许是倦腻于多云的岁月，一夜的沉思使‘故我’死去。”

“于是他遂获新生了？”

“卸下回忆的重担，和往昔告别，他走出这座古宅的大门。”

“是寻得了自己的梦吗？”

“不，他还在追寻。唤醒魂灵来目睹自身的腐烂，最难熬煎的正是世间的感情。人类往往自作聪明，不幸实际上却趋向退化了，他们失去能够翱翔的翼子，猥屑蜷琐得犹如失踪的先知。养儿育女，生老病死，有多少光阴可供消磨，而我们却终于把自己化完了。对着芸芸众生你不存一点侧隐之心？你没有一点超脱的企望？我鄙弃人类，却热爱他们的梦想，凭着这种梦想夸父的追逐西下的太阳，而人生也遂以绚烂了。在这故事里你不感谢从罅隙漏下的一线蓝色吗，这是自然的来召，沉静中有原野的呼号。听，这不就是它的声音吗？你为什么沉默了？”

“我在寻思说这故事者的故事。”

“那你可想入非非哩。”

“仿佛有一点线索——请告诉我寻梦人的下落。”

“很久以来我爱易卜生的《傀儡家庭》，我喜欢这位

女主人的归宿，娜拉因为不甘于做丈夫的傀儡，就决定出走，看客只听到关门声，接着就闭幕。我们这故事也到了可以闭幕的地步了。你要追问寻梦人的下落吗？惭愧我知道得太少。我们这故事里的主人向着自己的理想在奔逐，成败利钝不出一途，任凭你想去就是。谁怎样想法都可以是这故事的结束。而你，我的朋友，你是怎样想法的呢？”

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六日。

〔原载《万象》1943年7月号〕